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warm orange background. A large, faint white line-art outline of a flower, possibly a lily, is centered on the left side. To the right, there are several smaller, more detailed white line-art flowers and petals scattered across the upper and lower right quadrants. A horizontal yellow band run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cover, containing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.

鲜花手术

毕淑敏/著

人生虽满目疮痍遍地萧瑟，却终究仍值得珍重，
凋敝的，只是岁月。



鲜花手术

毕淑敏 / 著
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
www.chinamediatime.com
出品

亲爱的读者：

您好！

我们通过文字相识，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。也许永远不会相见，却通过冷冰冰的文字，像河之间的青石小桥，安静地连接。

文字是我的另一朵生命。我自知生理生命是有限定的，明白文字也有它的寿数。多年前，当它们从我的手指脱出后，我以为它们很快就会寿终正寝，一如朝生夕死的蜉蝣。现在，它们又有了出版的机会，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时间，远比我所预计的要长久，心中充满了感动。

我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，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我理想的死亡方式，是悄无声息地辞世。死前的那一天，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悠然度过。比如晚饭时颤颤巍巍地夹一筷子碧绿的小菜，比如慢慢地挪到窗前看月亮的圆缺……然后在深夜的某一个瞬间，安详地沉睡不再醒来。

希望我的文字也有这样的善终。比如我曾经热血沸腾描绘的故事，已经遥不可及，无人倾听。比如我曾经一往情深的挚恋，已经不可理喻，令人昏昏欲睡。比如驮载我理想的文字，愿景实现或是被证明只是自作多情……凡此种种，都是我的文字永远安歇的指标。愿它们无声无息地隐没，就像从未降临。

多么想变成一本书，就像您此刻手中翻到的这一本。呆呆地站在书架上，等待着有一天被人在茶余饭后打开。多年前注含在书页中的深情缓缓释

放出来，一如一块从白垩纪埋藏至今的煤，开始燃烧。

也许我变成的书，其命运是永远钳闭着双臂僵直伫立，直站得遍体黄萎，骨骼松散飘零在地。那也无妨啊，就像有些人一厢情愿的爱情，只是等待，地老天荒。

也许这本书的某一句话，会在某一个瞬间像柳絮一样飘落在你心房，那样微小，那样轻渺。但它其中包裹的小小种粒，在相宜的条件下，也会发芽。那时候，本书会在暗夜中微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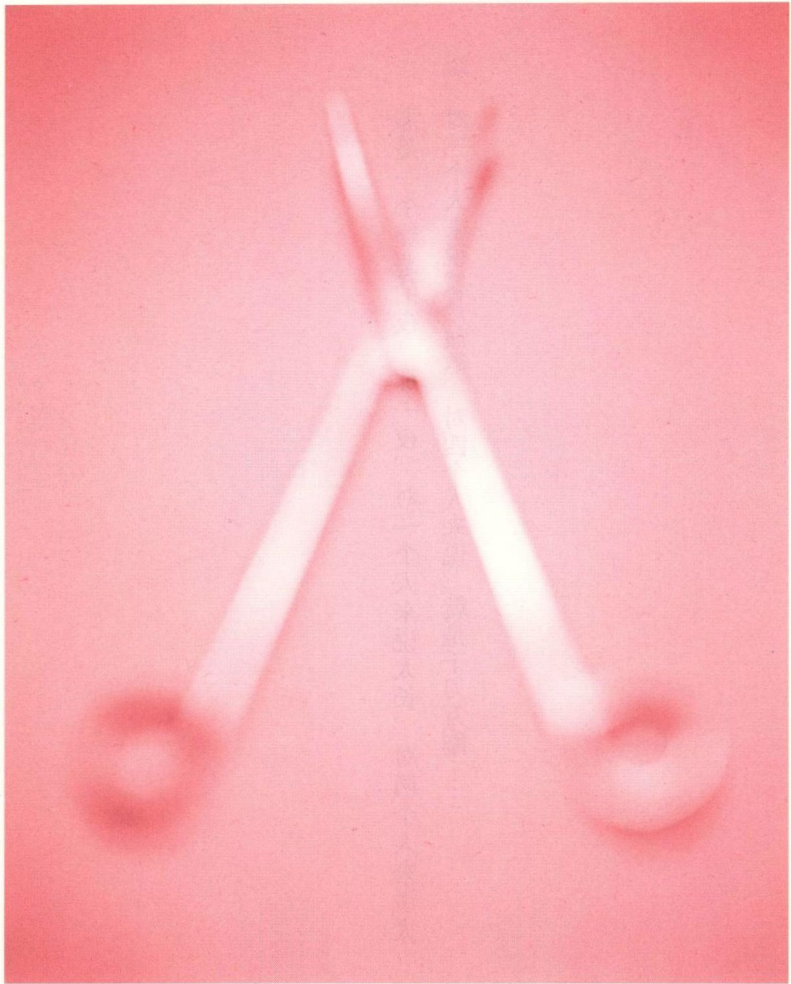
深深祝福您！

毕淑敏 敬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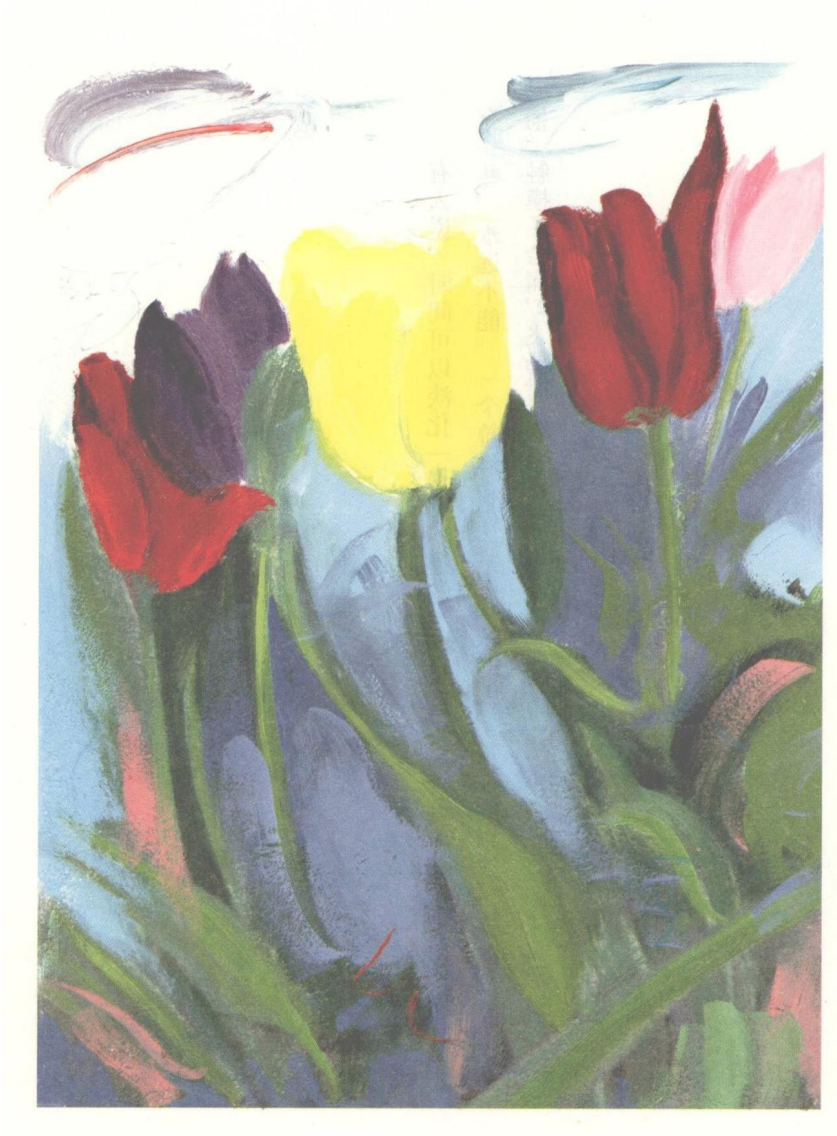
2012年6月3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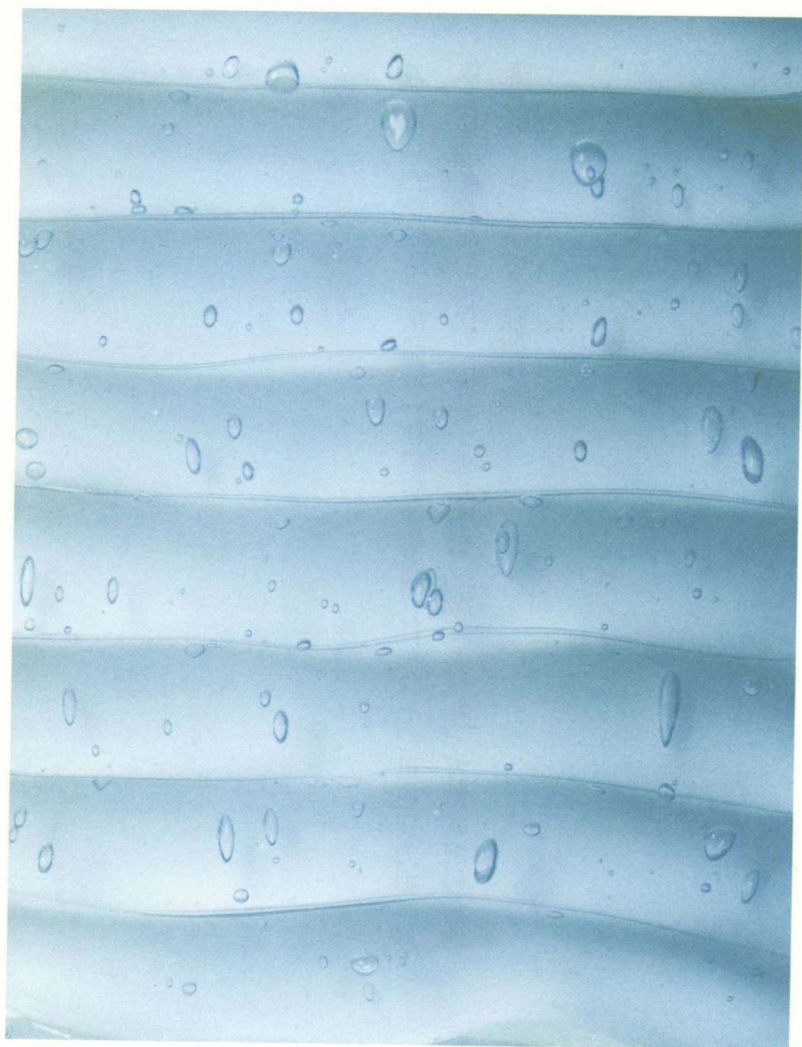
期待这小说变成一枚小小的琥珀，藏着曾经青翠欲滴的枝蔓和生龙活虎的甲虫，凝视着今天。人生虽满目疮痍遍地萧瑟，却终究仍值得珍重，凋敝的，只是岁月。——毕淑敏



短，
那是一个罪恶的夜。那一夜，对一个人来说太长，对两个人来说太短，对三个人来说就是煎熬，对四个人来说，就是千刀万剐……



有人说，时间可以淡化一切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有一些，可以；有一些，永远不能。一个曾经和你唇齿相依的人，是你的指纹，你的眉梢。触摸了会痛，飞扬时会笑。



下雪了。不是雪花，是一种坚实的雪面，打在脸上，迅速变为泪。好像天是一所哀痛的粮库，面袋子被扎了洞，没有人修补，雪粉就沉甸甸地落下来，带着痛彻心肺的忧伤。



出国，从半夜飞往半夜。

时差。本该红日当头，却是碎星如银。柳子函举目四望，寥落机场，哪一个是前来接应的人？

受国际慈善机构邀请，柳子函到Y国进行为期7周的考察访问。航班延误，接站的人一窝蜂地围住了同机来的几个半大孩子，嘘寒问暖，想来是小留学生的亲戚。

惴惴中，一个身材高大西服笔挺的中年白人男子，微笑着朝柳子函走来。柳子函断定这就是接头人，迫不及待地打招呼——“嘿！”和组织接上头的喜悦，让她声色高亢手舞足蹈，像春节晚会上学外语的赵丽蓉。

不料该男子置若罔闻，径直掠过柳子函，满面春风地走向柳子函身

后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。柳子函心想Y国男人真势利眼，只认美色。于是偃旗息鼓，决定以静制动，待那男子碰了壁之后再回头是岸，到自己面前寒暄。并提示自己届时一定要矜持大度，显我大国风范。

关于这个接头人，柳子函在电子邮件中，已与对方机构交涉过多次。此人不但要负责接机，还须是全程的翻译和陪同。整个访问期间，会像皮肤一样和柳子函形影不离。

对方邮件问询：“柳女士，您掌握Y国语言，怎样的程度？听读写如何？”

柳子函答：“很抱歉，一窍不通。”

对方继续探讨：“您是否可以生活自理？比如到餐馆独自用餐，乘坐地铁准时到达目的地。”

柳子函佩服对方的严谨，比如“准时到达”。语言不通的人，在异国他乡只能装聋作哑。好在有钱，饭还是可以吃饱的。说到乘坐地铁，基本上也可到达某地。反正一头扎进地下，就算坐错了车，也没人另外加收钱，豁出时间，慢慢摸索总找得到地方，不过要强调“准时”，就暧昧了。柳子函只得老老实实敲出一行字：“生活不能自理。”答复之后，恼火万分，觉得自己被他们咒得风烛残年气息奄奄。其实，她50多岁，在慈善机构负责人位置上，炉火正熊。

对方说：“柳女士，对于您的需求，我们已有充分了解。待商议之后，再同您进一步联系。”

几天后，对方来了正式答复：“为了能够使您更好地了解Y国的慈善事业状况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并达到旅途平安顺利，我们特别为您配备陪同人员。他将负责您的所有事务安排，并全程翻译。对此人员，您有何具体要求，请告知，我们将尽量满足您的愿望。”

柳子函仔细推敲了整个信件，说明对方对她的访问考察十分重视，这让柳子函很受用。说到对陪同的具体要求，柳子函觉得还是不要给东道主添麻烦，不宜提出更多条件，客随主便好了。

柳子函把这个想法和丈夫说了。在国家机关当司长的饶西定思忖片刻回答：“此议不妥。”

柳子函不解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饶西定说：“你出去，代表的是伟大祖国。人家让你提要求，你不提，就是放弃了权利，让人小看。这就像重要客人要走贵宾通道，须住五星级宾馆。夜宿鸡毛小店，就坏了规格。”

柳子函嘟囔道：“没那么严重吧？我们是民间机构。”

饶西定说：“你到了Y国，也不能天天在自己脑门上贴着‘我是小小老百姓’的条子。为了国际形象，人家让你提要求，你就尽管大胆提，代表咱的眼光和风度，千万不要设身处地为资本主义俭省。他们若做不到，还得向你道歉，你就占了主动和上风。这样一举两得的事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柳子函心中佩服，嘴上却说：“我是不耻下问，就依你一回。”

饶西定补充道：“夫人，不是一回，是两回。关于具体的人选，我有以下三点建议，供你参考。”

柳子函叹服：“来得可真快。我还没开始想呢，你就出来了三点。”

饶西定说：“我们考虑的都是全局，你这点小事算什么？牛刀杀鸡。”

柳子函说：“下吧，第一滴雨。”

饶西定看看表，接他上班的小车就要到了，他一边系着红色条纹的领带，一边说：“考虑到陪同在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里，要与你朝夕相处，这第一条就是——要男不要女。”

柳子函惊讶：“这可和我的初衷背道而驰，我正打算要女不要男。你想啊，连头带尾一个半月还多，如影随形耳鬓厮磨的，如果是个男的，多么不方便！你倒放心，真要相濡以沫发展出了感情，没准我就不回国了，成了外籍华人也说不准。”

饶西定踱到落地穿衣镜前上下打量着说：“我相信你的为人，才这样出谋划策，也是内举不避亲的意思。你问我陪同什么样的人好，当然是男的好。正因为是男的，你们的接触才会保持相应的距离，你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大的空间和弹性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是个女陪同，处得好了，很快就无话不说彼此不分，言多有失，就容易混淆了界限惹出麻烦。如果处得不好，矛盾百出影响工作。所以，性别一定要岔开。”

柳子函未置可否，说：“接着下雨吧。”

饶西定把系了一半的领带扯下来，说：“这根颜色不够协调，要换一根蓝色斑点的……”柳子函忙在衣帽间里帮他找到一根新领带，急不可耐地说：“下吧下吧，乌云。”

饶西定说：“要白人。”

柳子函万般不解道：“这和人种有什么关系？你不会有种族歧视倾向吧？”

饶西定说：“Y国移民很多，有非洲裔亚洲裔南美裔黑种人红种人黄种人……对Y国历史环境等等的了解，可能不如当地的白人多，白人就是土著的意思。当然这个理由不见得能登大雅之堂，但我觉得不妨一提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”

柳子函说：“那就不如干脆说希望这个陪同是原住民。”

饶西定说：“具体的措辞你再斟酌，反正目的达到了就行。”他最后调整了一下领带的松紧度，准备上班去了。

柳子函说：“慢着，天还没晴呢。最后一滴。”

饶西定边走边说：“博士。个头儿要一米八以上。按照他们的度量衡标准，就是六英尺。”

柳子函说：“博士这一点，倒是和我想到一块儿了。不过这后一条，不敢苟同。我是去考察，也不是打NBA，和身高有什么关系？”

饶西定说：“其实博士倒是可以商量的，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，硕士也凑合了。但身高这一点，一定要坚持。”

柳子函疑惑：“又不投篮，把身高卡得那么死干什么？我看这一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”

饶西定已经走到门口了，回头说：“我这可是设身处地为你着想。想想看，7周，什么概念？将近50天！虽说Y国条件不错，那也是舟车劳顿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颠沛流离。你毕竟老胳膊老腿的，不是当年那样身手敏捷了。行李提上提下，要是没个大块儿头的绅士帮忙拎包，恐怕会有闪失。人家既然说了将全程陪同，咱当然要挑个身大力不亏的同伴，也好有个靠山嘛！好了，夫人，这一次，你远涉重洋，我不能鞍前